

遇見陰性的自己

奈良美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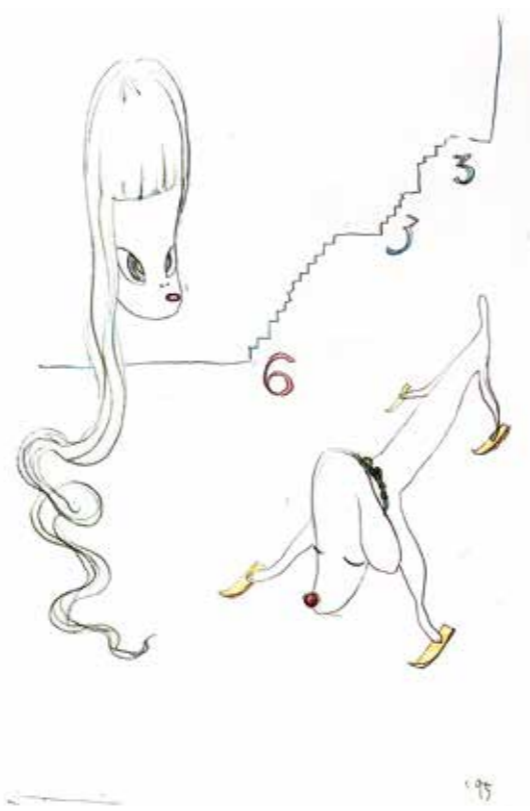
文／鄭芳和 圖／徐浩登

奈良美智(なら よしとも)，是一位國際級的藝術家，他有多少多重的自我實相？他真正的自畫像是什麼？

西元 2021 年當許多臺灣的觀眾大排長龍，爭先目睹奈良美智的畫展時，我們是否想過為什麼是他？為什麼作品被拍賣出全日本最貴的畫家奈良美智，他會意識到要在臺灣以畫展的形式，感謝臺灣在 COVID-19 爆發時捐贈日本口罩，及 311 東日本大地震時的巨額捐款與大批物資？為什麼是他？而不是其它我們熟悉的日本藝術家呢？

潮濕朦朧的一天，致敬臺灣

當一位優秀的藝術家在藝術作品臻於成熟時，在人性的豐富度上也相對熟成，美已不只表現在藝術上，也充盈在藝術家自身滾燙炙熱的內心與人格之中。已在世界各國舉辦過無數個展的奈良美智，能夠



奈良美智 平面作品 西元 1995 年。

無條件地給予，是美在他的富足，他的內心盈滿著愛與感恩。

甚至為了回饋善良的臺灣民眾，奈良美智還特別創作一幅 2 米的大畫〈潮濕朦朧的一天 (Hazy Humid Day)〉(西元 2021 年)，畫面中的女孩，飽滿寬厚的臉頰，渾圓而尖的雙眼，綠色的眼眸閃現著晶瑩的光，直視著觀眾，嘴唇平直化成一條不起情緒波折的線，神情安穩；女孩在暖色調的黃色背景中，頭髮為橘色調交織著朦朧的大小色點，輝映著衣裳黃、橙、紅、綠、藍的不規則色塊的重疊，彷彿能從顏色的

混沌中，感受到臺灣四季更迭的色彩，整體散發著平和、平靜、平安的氛圍。

奈良美智並不是以臺灣的山水為主題，而是單純地以小女孩的圖象，詮釋他對臺灣的意象，他說：「我覺得我是以感性去理解並畫下不變的自然與氣候。」，又說：「我單純是因為這是我的朋友所居住的國家，也是在日本有困難時提供援助的國家，我想要以我的方式報恩而已。」。

一向謙虛的奈良美智，畫完這幅為臺灣而作，全球首次在臺發表的作品後，他直言：「是現在的我最好的作品，真正的水準，也是最真實的自己。」，這幅〈潮濕朦朧的一天〉是東日本大地震 10 周年的 2021 年，奈良美智對臺灣盛情的感恩之作。他相信那是自己目前真正有水準的最好作品，而且代表著最真實的他，只因他畫出了胸臆中的愛，以一位女孩不卑不亢、不悲不喜，讓愛溢於形外。當愛將他心中填滿時，那裡已沒有自我，一種無須與他人較量高低、好壞的無我心境，使他畫出真實而神聖的自己。

奈良美智花費 10 天完成這幅畫作，醞釀好幾個月他遲遲沒下筆，是在等他精神狀態在最巔峰時才起筆，但他卻不感覺壓力，雖然離開展只剩不到兩個月。他說：「如果是以前 40 多歲的自己，應該是不管怎樣先畫再說，然後就怎麼都畫不好，只能繼續等待畫面中人物的誕生，不斷重複

畫了再塗掉，等待誕生的瞬間吧。」。

而這幅畫，奈良美智又期待能畫出與前一年完成的〈Miss Moonlight 月光小姐〉同等質量的作品，若是其他畫家可能在檔期逼近與心理壓力下焦慮不安，但是他卻老神在在，輕鬆以對，在對的時間點完美的自我狀態下，才讓作品安然誕生，其中奧秘何在？

由自我到無我的創作蛻變，的確需要漫長的一段心智磨練，因為奈良美智先前的作品與現今的畫作，畫風迥然不同，好像一個面露凶光常常使壞的女孩，忽然幡然悔悟、改邪歸正，顯露原先素樸、良善的本性。畫面上的女孩，容顏變得溫和，畫家的身段也相對地柔軟、輕鬆起來。畫面的「她」與他融為一體，改變的觸機又是什麼？

解開心靈的封印，311 大地震

「我邁入 51 歲後的 3 個月，日本發生大地震，東日本重大受災區，橫跨了我出生長大的青森縣到現在居住的 木縣，而且沒想到連我回老家的那一條路也完全被破壞，滿目瘡痍的慘狀讓我內心所謂的創作欲望也隨之瓦解，我開始感覺自己的魂魄被海嘯帶走了。」。

原來奈良美智是住在受災區，他的家鄉與福島整個地區都受到嚴重的肆虐，目睹熟悉的環境處處殘破不堪，當時他的心

情跌落死亡的陰谷，充滿了無力感和虛無感，他覺得自己身為畫家卻無法為家鄉奉獻心力。許多人勸他快逃，但他仍守在災區，最後他除了把母親家裡的日常用品，載到很遠的岩手縣分送給災民外，也在福島的避難所成立工作坊，以他工作室裡的舊鯉魚旗，讓小朋友製作衣服並為他們拍照，留下紀念性的回憶。

然而奈良美智深感自己的畫作不能使災民振作，鼓舞，更無法救人，他十分慚愧，他甚至質疑創作實質有何用處？災後他痛苦得無法創作，6個月只完成一幅畫。於是他回到母校愛知縣立藝術大學(あいちけんりつげいじゅつだいがく)駐地創作，與同學們共同使用工作室進行黏土立體雕塑製作，直到翌年4月，在手的捏塑與土的揉觸中，他逐漸找回創作的初心。

奈良美智完成於大地震那一年的〈萌芽(Sprout)〉(西元2011年)，是以壓克力原料畫於木板上。畫中的小女孩，身著黃橘色衣裳，低眉閉目，臉如滿月般微微泛紅，雙手護持一株小幼苗，雙腳直挺立，這位彷彿佇立大地，闔眼祈禱的女孩，好似心中默念著美國詩人華特·惠特曼的一行詩句—最小的新芽告訴我們，沒有死亡。而奈良美智所塑造的雕塑〈樅樹小姐(Miss Tannen)〉(西元2012年)，手的觸痕肌理歷歷可見，女孩豐厚的唇，圓潤的臉，雙眼渾圓，配上高聳如尖塔的頭髮，長髮如



奈良美智 平面作品 西元2002年。

樹，宛如頭上長出一棵樹，傳達來自土地的溫暖與力量。而後衍生為6公尺高的〈森之子(Miss Forest)〉(西元2017年)，雙眼閉目冥思，靜默、悲憫，猶如大地之子或大地女神，那是奈良美智從小就被家鄉青森縣的蘋果樹包圍的記憶反饋，他喜歡獨自一人待在森林中，被綠色圍繞，或與貓、狗對話。

奈良美智災後創作了一系列雕塑，比起用畫筆或鉛筆創作，他覺得「用雙手直接進行創作是更接近原始的天性」，他意識到「陶土比鉛筆還自由」。他心靈的封印彷彿因為311東日本大地震忽然被打開，

他嚮往更自由的表現方式，就如地震後他反而不再像從前那麼熱衷於搖滾音樂，他說：「震災後我又開始聽原生音樂，不是所謂被商業化的搖滾，而是1970年代嬉皮公社裡唱的那種，雖是小調卻能滲入人心，讓人內省的音樂。」。

一首安魂曲，月光小姐

災後，當奈良美智再度面對白色畫布時，他的心情放寬了，作畫的速度也放緩了，他感覺可以平靜地與畫中的女孩對話，那幅〈春少女(Spring girl)〉(西元2012年)，是由早年内心充滿忿怨的女孩，蛻變為面容溫潤，雙眼透明泛著眸光，深具平和之美的少女，奈良美智認為是他—「第一次畫出可以讓人感受到溫度的畫」。

無情的海嘯沖毀了他的家鄉，似乎也將他的內在雜質一併沖刷乾淨，讓他首度感覺自己畫出有溫度的畫，那是一種心靈趨向純淨的外在顯現。從此他創作時變得比較沒有壓力，而有溫度的畫，一直在他內在持續升溫，成為他畫少女的原型。震災後的第6年(西元2017年)當奈良美智畫出〈Midnight Truth〉時，他讚嘆「終於畫出自己的真本事了」。

奈良美智的真本事是他畫裡的少女好像與陽光跳著圓舞曲般，色彩不斷從四面八方圍聚而來，交疊出五彩的波光，流露出他內在的陰霾已為陽光消融，回復到美

善初心。

更不可思議的是西元2020年，當奈良美智完成〈月光小姐〉時，他直覺那有如獻給震災的「安魂曲」。這首安魂曲綿延25年，由西元1995年阪神大地震時他腦海裡深深嵌入的「月圓之夜」歌曲，在16年後的東日本大地震時又再度迴盪不去，再經過9年的心靈創傷沉澱後，終於無預期地，完整地就在他筆下悠然而生，既是安撫亡者，也是淨化自己。

穿著黃色衣服的少女，在暗黑的背景中，雙眼垂閉，飽滿如滿月的顏臉，神情寧靜祥和，旁分的橘色頭髮，雜揉著繽紛的色彩。奈良美智從畫布上交織重疊的色塊，逐漸形塑出少女的臉龐。暖色調的女孩，流轉著月光金黃的清輝，無矯無飾，宛如渾然天成，有一種美質歸返的意蘊，雋永有味。

這首安魂曲似是濁世中的一種清音，流盪在人間，難怪奈良美智畫完後，他說：「有種被幸福包圍的感覺」，甚至恍惚間聽到內在有股聲音對他說：「已經可以休息，也沒關係了喔。」。

61歲的奈良美智從20歲接觸藝術以來，終於在畫了41年後可以畫出他內心中理想的畫作，而且是無預設、無期待，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似乎已進入了莊子「逍遙遊」中自由自在，無為無待，終極理想的精神境界了。

也許「可以休息」意味著可以輕鬆不費力地創作，正如在臺灣首次展出的〈月光小姐〉與〈潮濕朦朧的一天〉兩幅巨作，都不再承載著革命般的歷史意識，僅僅傳達他生命當下的情思，以感性抒情的筆觸，呼喚出豐饒的意象，召喚藝術的魂魄。

當時深受 311 東日本大震災之苦的奈良美智，甚至悲痛到無法作畫，且不斷自責藝術無用武之地，如今當他越過生命的幽谷，他作畫的方式與視角也跳脫出紅塵的框架。他心中已無所畏懼，只有滿溢的愛與慈悲寄寓於畫中。

以前奈良美智就是畫出他腦中浮出的形象，他畫他想畫的，現在他會換個角度從觀眾的感受考量，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就像他畫〈月光小姐〉時，他首次邊畫邊想人們在夜晚時看見月亮的感覺，同時邊揣摩著他想像中觀賞者的畫像。

當他的角度位移，主客體的交流，無形中流露出他的同理心，他總覺得過去他的作品比較不懂得與世界溝通。然而 311 大地震打開他自我的視角，他能夠以同理心看待世界，而慈悲就是同理心的印現，印現他在那座如佛像般慈悲的〈森之子〉雕塑上。而對於奈良美智作品所隱寓的內在精神性，觀眾是否感同身受呢？

「大多數人都看不見我作品的精神面，事實上我是從精神的角度創造了我的藝術，它充滿了宗教和哲學的考慮。」，

的確，一位藝術家作品的終極關懷的精神面，並不容易捕捉。

孤獨的我，是作畫的動力

奈良美智說過一句深富哲學性的話：「我認為持續畫畫這件事，是照亮我本身存在於此的明燈；而在那裡被映照出來的也絕對不是只有畫畫的我。」。奈良美智透過畫畫證明他的存在，畢竟畫畫讓他發光發亮，然而他的存在是整體全面的，又不是只有畫畫的片段而已，那盞明燈沒有映照出來的會是甚麼樣的他呢？

如果擎起探照燈，探照他成長的時光隧道，也許可以尋得蛛絲馬跡—那是個「孤獨的我」。奈良美智，西元 1959 年出生於青森縣弘前市(ひろさきし)一個鄉下，在家排行老三，兩個哥哥大他 8、9 歲，加上父母都是上班族工作忙碌，生在雪國的他只能一個人在家看漫畫、童書繪本，或看電視。有時在住家附近的大草原或蘋果園對著大自然與樹說話，或與貓、狗玩耍。更多時候常常一個人隨性地塗鴉，在想像的國度裡自由遨遊。小學時，老師給他的評語是「上課不專心，有發呆的習慣」，而他不是偶爾發呆，是連續發呆 6 年。

奈良美智那顆孤獨的心，持續他一生，日後當他進入德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就讀時，由於語言隔閡，他有如失語般，感覺自己像

一隻被遺棄的貓，只能躲在角落。於是他把心中壓抑的不滿，全然揮灑在畫面上。他直言：「孤獨感和疏離感是我的創作動力。」，喜歡獨處的他，修練他的孤獨美學，他逐漸沉澱思緒，把畫面上的背景塗掉、抹平，而單純地只凸顯單一的人物或動物，奠定他成熟風格的先端。

而那也是个「冒險的我」，奈良美智小學一年級時，就與一位同學，兩人在颱風過後的黃昏，搭私鐵電車，在終點站小溫泉鄉下車，目睹小鎮被大水沖毀的橋樑及橋下如恐龍骨般的黑影，他們驚恐不安，連忙搭電車回家，車上被一位好心的阿姨質疑兩個小孩是否離家出走，最後交由警察通知父母領回，母親在領回他前，正在河邊焦急地尋找，深怕他掉入河裡。



奈良美智 雕塑。

從此奈良美智把他的冒險壯志，藏在他的繪本裡。小學時他曾繪製一本《企鵝物語 (Penguin Monogatari)》，描繪自己與一隻撿來的流浪貓，一起冒險穿越亞馬遜叢林的食人族，又躲過蟒蛇、鱷魚的襲擊，抵達南極的冰山，受到一群企鵝熱烈包圍的驚險感人繪本故事。

奈良美智甚至在他成名後的 50 歲，在紐約街頭還如青少年般冒險塗鴉，但他沒躲過警察的拘捕，被帶到警察局蹲了一晚，預計開展的畫展遭到取消。翌年他榮獲「紐約國際文化獎」，為全日本第一人。

搖滾的我，是創作的心

同時，奈良美智也是「搖滾的我」，常常一個人在家的孤獨少年，小學時當他聽到美軍電台的節目，偶然轉到西方民謠與搖滾樂頻道，從此便愛上了它。國中時奈良美智常在深夜裡收聽廣播節目，當聽到美國或英國的搖滾樂時，他便興奮莫名，甚至在國二時首次去聽矢澤永吉(やざわ えいきち)帶隊的「CAROL」現場演唱會。高一時去聽尼爾·楊(Neil Young)的音樂會，而在高二到畢業前，他在一家搖滾咖啡店打工，並擔任 DJ。即使高三要準備

聯考，他仍在收音機裡收聽「Sex Pistols」的〈英國無政府 (Anarchy in the U.K.)〉或「The Clash」的〈白色暴動 (White Riot)〉。

當奈良美智大學重考，考取武藏野大學 (むさしのだいがく) 後，卻因深深迷上日本搖滾龐克、新浪潮運動，而無心於學業。第二年他發揮冒險的精神，索性把學費拿去歐洲自助旅行，既在美術館看畫，更不忘聽音樂會。在海外，20 歲的奈良美智和新認識喜歡搖滾樂的外國同好，一起去聽樂團演唱會，兩人馬上成為靈魂上的兄弟，他感覺又能和世界一起脈動。他初次體會到繪畫如果不能描繪出他現今的生活世界和感覺，就沒有意義了。

奈良美智轉讀愛知縣立藝術大學 (あいちけんりつげいじゅつだいがく) 後，又第二次去歐洲。研究所畢業後，西元 1988 年 29 歲時，他赴德國留學，一去 12 年。而搖滾樂已成為他的精神食糧，陪伴他度過孤獨的歲月。每當作畫時，他就是非得把搖滾樂放得震天價響，且把地板搞得髒亂不堪，他才大呼過癮，靈感就能源源不絕。

奇妙的是，從小孤獨塗鴉的奈良美智，他一生的藝術啟蒙竟是來自他蒐集的音樂唱片，他說：「我是透過唱片封套接觸藝



奈良美智 油畫。

術。」，只因上大學前他的家鄉沒有博物館，唯一的視覺饗宴就是封套上設計精良的外國樂團明星照片，有的是絹印，有的是攝影作品，不但擄獲他一顆喜愛搖滾的心，或許也餵養他日後飛越異域的決心。

搖滾的魂、搖滾的魄，已全然進駐他的靈魂，他喜歡鮑伯·狄倫 (Bob Dylan) 和尼爾·楊 (Neil Young) 的歌曲，搖滾樂對現實社會或政治的批判與關懷使他的畫作不時流瀾出搖滾樂音，他畫中的小女孩頭大、身小、短髮，不時以一副桀驁不馴的態度，斜眼睨視世界，那不屑的姿態猶如小小的革命鬥士。



奈良美智 雕塑。

叛逆的我，存在的證明

在搖滾魂中，奈良美智也化身為「叛逆的我」，他畫中的女孩，有時高舉 Peace 牌子，或穿著寫有「NO WAR」的衣服；有時她手裡拿刀，或背後藏刀；有時彈吉他或打鼓或手拿麥克風唱歌；有時她頭包紗布或眼貼紗布，或手流血受傷；有時吐舌或露出尖牙，抒發他對社會的憤懣。甚至他的作品名稱或個展主題，常常都以搖滾樂的歌名或歌詞來命名。例如他手繪的瓷盤 (西元 2007 年) 〈我準備好要去任何地方，也可以消失不見 (I'm Ready to Go Anywhere, I'm Ready to Fade Away)〉，便是鮑伯·狄倫〈搖鈴鼓的人 (Mr. Tambourine Man)〉的歌詞。他本人或作品已與搖滾樂渾為一體。他說：

「我用畫表現了無法以語言表達的內心狀態。」他以搖滾「畫」幫他代言，反戰、反核的公共議題都在他的筆端呈現。

那叛逆的女孩，單純不媚俗的形象，表情豐富、姿態不一，彷彿是從他蒐集的搖滾樂唱片封面的歌手走出來一般，流露的是一股青春、不屑、不屈服、憤怒、抗議的精神，也是 60、70 年代在越戰中成長的青年的時代精神。

就如奈良美智崇敬的鮑伯·狄倫，在戰火頻傳的越戰期間，他唱著屬於自己的歌曲，訴說年輕世代對權威的不滿，對自由、和平的渴望；對戰爭的憤怒，被視為身具反叛精神的搖滾歌手，最終又反叛自己的英雄形象，他賦予搖滾樂靈魂，擾動了一整個時代，締造了「搖滾傳奇」。

狄倫 60 年代就是一頭狂亂的捲髮，以

一副蔑視不羈的態度隨興地以他那粗獷的嗓音，彈著吉他吹著口琴，唱著他直指時代的歌與詞，是一位狂飆青春的叛逆小子，卻深深擄獲不安的人心。

奈良美智 70 年代就常聽狄倫的歌曲，年輕時他也留著一頭捲髮，而他似乎也受到狄倫歌詞的啓迪。例如〈隨風而逝 (Blowing in the Wind)〉的歌詞第一句便寫道：「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成為男子漢)。」；而膾炙人口的〈像一塊滾石 (Like A Rolling Stone)〉，詞意更寄語年輕人不要趾高氣揚，安於舒適，要自力更生，有時要如流浪漢在街頭討生活，而家沒有一定的方向，要像顆滾石般滾動。

奈良美智 20 歲一人獨自到歐洲 10 幾個國家自助旅行，24 歲再度前往，29 歲在德國讀書體會生活與求學的煎熬，他跳開在日本的舒適圈，選擇以世界為家，居無定所，走過了無數的路，證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叛逆，他已可以被稱為男人，是位不妥協的男人。

西元 2016 年，狄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歌曲是音樂，也是詩。他曾說：「我覺得自己先是一個詩人，然後才是個音樂家。」。這句話如果套用在奈良美智身上，其實也非常貼切，因為他從小就喜歡聽民謠與搖滾樂，壓根兒沒想過當畫家。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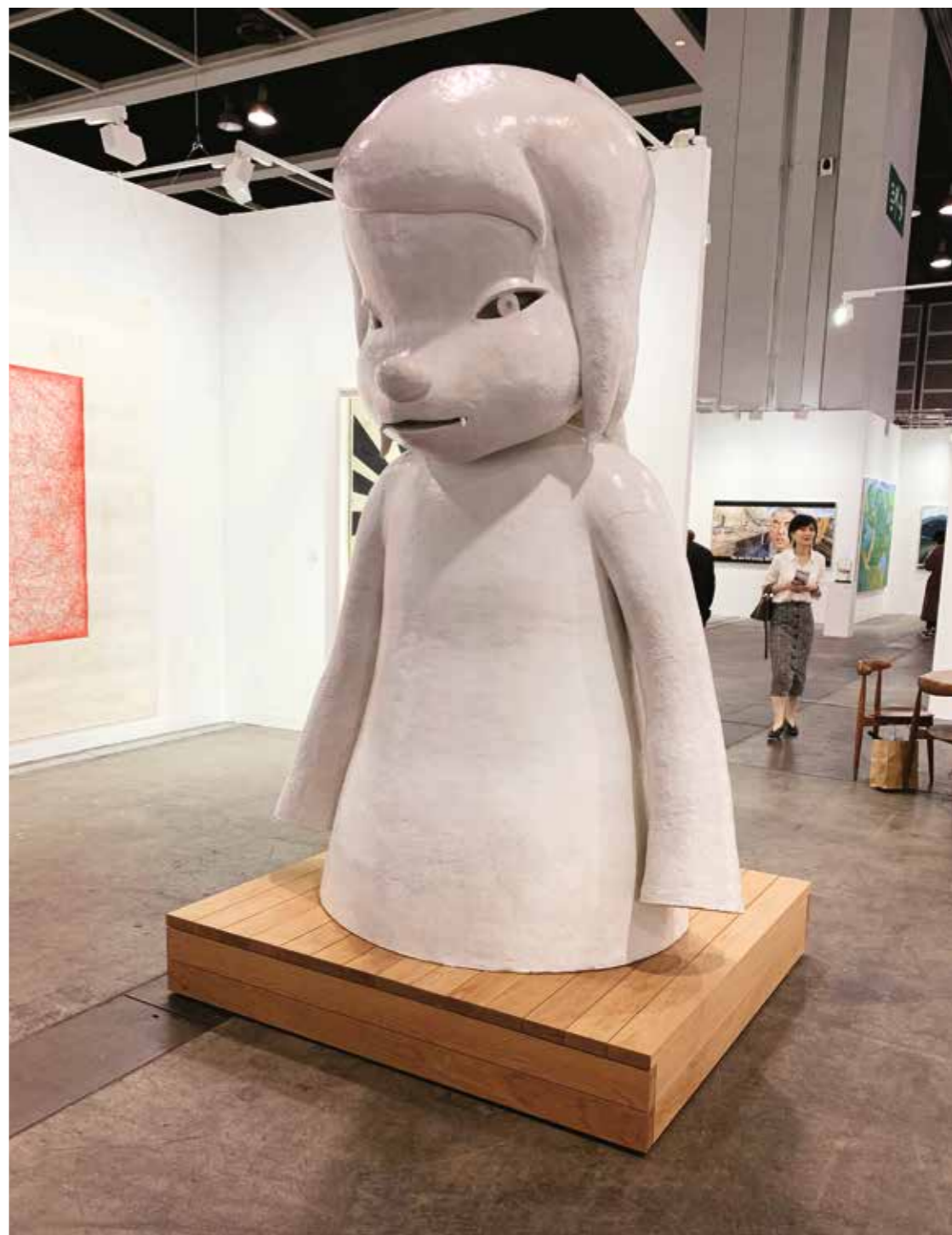
德國留學時，帶了兩箱錄音帶，而畫具只有一箱，是否也可以說他先是個搖滾迷，然後才是藝術家。奈良美智也期許自己能像狄倫一樣，當個吟遊詩人，自由創作、四處旅行。

陰性的我，畫出內在的小孩

而奈良美智也是「陰性的我」，在他的孤獨魅影裡，藏身了一位內在的女孩，永遠與他形影不離，化身在他的畫中。奈良美智的自傳《小星星通信 (The Little Star Dweller)》裡，他寫道：「那些小孩或動物變成自己的自畫像。」，他擅長畫的女孩或少女，原來都是他面對自己的自畫像，他的畫與人彷彿形成一種鏡映關係，隱含著一種幽微的陰性、流動的情愫。

肉身是靈魂的居所，奈良美智未出生前就已經與「奈良美智子」結緣。那是他父母在他未出生前預先取好的名字，他們以為會盼來一個女孩，豈料他一出生，父母才發現是個男孩，只好把「子」去掉，變成男生名字。他誕生這一年適逢日本皇太子迎娶美智子王妃，「美智子」成為許多父母為新生嬰兒取名的首選。

因而奈良美智在他母親的娘胎裡，早就被視為女生了。當許多人好奇地問他為什麼畫女孩，他總是表示他也不知道，或說：「畫中的小孩其實沒有性別。」，有時說：「這是一個中性的形象，它突然跳



奈良美智 雕塑。

入我的腦海，我沒想太多。」。

常憑直覺作畫的奈良美智，正是畫出他潛意識中的內在小孩，那是當他仍是胎兒時被父母植入的記憶。修藍 (Ihaleakala Hew Len) 博士在《內在小孩：在荷歐波諾波諾中遇見真正的自己 (Unihipili)》書中表示，內在小孩 (潛意識) 擁有我們以前經驗過的所有資訊，也就是記憶。它不僅是你本身過去數十年中體驗過的記憶，也包括宇宙誕生至今所有生命體，所有礦物等體驗的記憶。

因而奈良美智總是愛畫女孩，絕不是偶然意外的巧合，那是他的潛意識中早已保有「美智子」這個陰性的名字記憶，只是他不知道而已。那個內在小孩一直陪伴他，出沒在他的畫作上。而當他讀大學時，他最喜愛的一部電影是《穿越時空的少女 (ときをかけるしょうじょ)》，為此他還買了一部錄影機專播這部片子，一再觀賞，而這是他唯一所擁有的影片，在他青春年少的大學歲月，也許是當時 14 歲的原田知世 (はらだともよ) 所飾演的美麗、純愛、夢幻的青春少女形象，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吧！

奈良美智既擁有女孩般的名字，又愛看少女片，這些他經驗過的資訊，沉沉的深入他的潛意識，內在的小孩召喚出外在的女孩，顯現在畫布上，成了他的自畫像，時而柔軟時而使壞的自己，那正是他蟄伏

在靈魂深處的記憶。奈良美智好似已超感官的靈視，藉著繪畫回溯自己的童年，並釋放孤獨一人沒被愛充滿的悲傷記憶。

攝影的我，流露赤子之心

奈良美智也是「攝影的我」，他曾和日本的攝影師一起舉辦聯展，展出日本的愛奴族 (Aynu) 部落照片 (西元 2014 年)，而他來臺灣旅行時也在花東的部落拍了原住民阿嬤的容顏與神秘的花東縱谷。更早之前，當塔利班 (Taliban) 政府垮台後，西元 2002 年奈良美智前往阿富汗拍照。

這個在 16 世紀曾是蒙古蒙兀兒帝國的首都喀布爾 (Kabul)，經過 22 年的戰火摧殘，奈良美智觸目所及有如殘破的烽火遺跡，許多人把廢墟當成家，仍努力地生活著，他捕捉到不少笑容可掬的孩童與少女及坐在樹下喝茶的人們與市集、商店、街道、村落、學校等等景色。

當奈良美智拍攝的照片刊登在日本的《FOIL》雜誌後，獲得許多好評，義大利的攝影專業藝廊及芬蘭國家美術館 (Suomen Kansallisgalleria) 先後都選上他的攝影作品展出。其實中學時奈良美智就對攝影感興趣，也曾拿他的照片給他尊敬的攝影家高橋本 (Takashi Homma) 看，他告訴奈良美智「攝影不是想著如何去拍被攝體，而是如何把要透過被攝體表達的東西明確地表現出來！」。

因而奈良美智深感攝影不在技術的精進與否，而在於將「自己的觀點」表現出來，與他所畫的素描一樣。一位畫家的攝影之作，他所觀看的視角與呈現，自然會融入他創作的觀點，奈良美智的攝影之作往往也流露出他不老的赤子之心。

插畫的我，釋放自己的痛

奈良美智還有許多不同身分的我，如「插畫的我」，他與日本著名的小說家吉本芭娜娜 (よしもと ばなな) 合作三本插畫小說—《雛菊的人生 (ひな菊の人生)》、《無情 / 厄運 (ハードボイルドハードラック)》、《阿根廷婆婆 (アルゼンチンババア)》。吉本芭娜娜的小說，常描寫夢、回憶、死亡和孤獨，在種種難以面對的悲慘命運中，小說的主角如何走過生命的劫毀，迎接未知的命運與曙光，深具療癒性，深深撫慰人心。

奈良美智說在現代作家中，他唯一擁有全部作品的只有吉本芭娜娜。他們兩人的合作，吉本芭娜娜覺得宛如是兩人共同寫成的小說；而奈良美智則認為，浮現在我腦海的圖象是完全忠實的。甚至奈良美智直覺認為，那本《雛菊的人生》在他心中可以稱為《雛菊和我的人生》。也許小說中吉本芭娜娜細膩描寫的失去雙親的雛菊，內心世界的創傷和無常人生的孤獨，深深勾起從小沒有得到太多父母關愛的奈

良美智而感同身受吧！

其實奈良美智的繪畫與吉本芭娜娜的小說，一個透過畫、一個透過文字訴說的都是兩人內心那顆孤獨的靈魂，而奈良美智不只是擁有「繪畫的我」，也有「冒險的我」、「孤獨的我」、「叛逆的我」、「搖滾的我」、「陰性的我」、「攝影的我」或「雕塑的我」、「插畫的我」、「裝置藝術的我」，無論是哪個身分，在重重的自我面向裡，奈良美智窮其一生所畫的女孩 / 少女，就是遇見另一個自己—純真、敏感的自己—也是奈良美智在他的工作室牆面貼著的一張紙條，上面所寫的「莫忘初心」的自己。📖

參考書目

- 奈良美智 《小星星通信》 王筱玲、黃碧君譯 西元2004年 大塊文化出版社
- 奈良美智等 《奈良美智的世界》 周亞男等譯 西元2021年 大藝出版社
- 文化總會 Fountain新活水 西元2021年3月
- 奈良美智特展 Facebook
- 吉本芭娜娜著 奈良美智繪 張秋明譯 《雛菊的人生》 西元2009年 時報出版社
- 修藍等 劉滌昭譯 《內在小孩：在荷歐波諾波諾中遇見真正的自己》 西元2011年 方智出版社